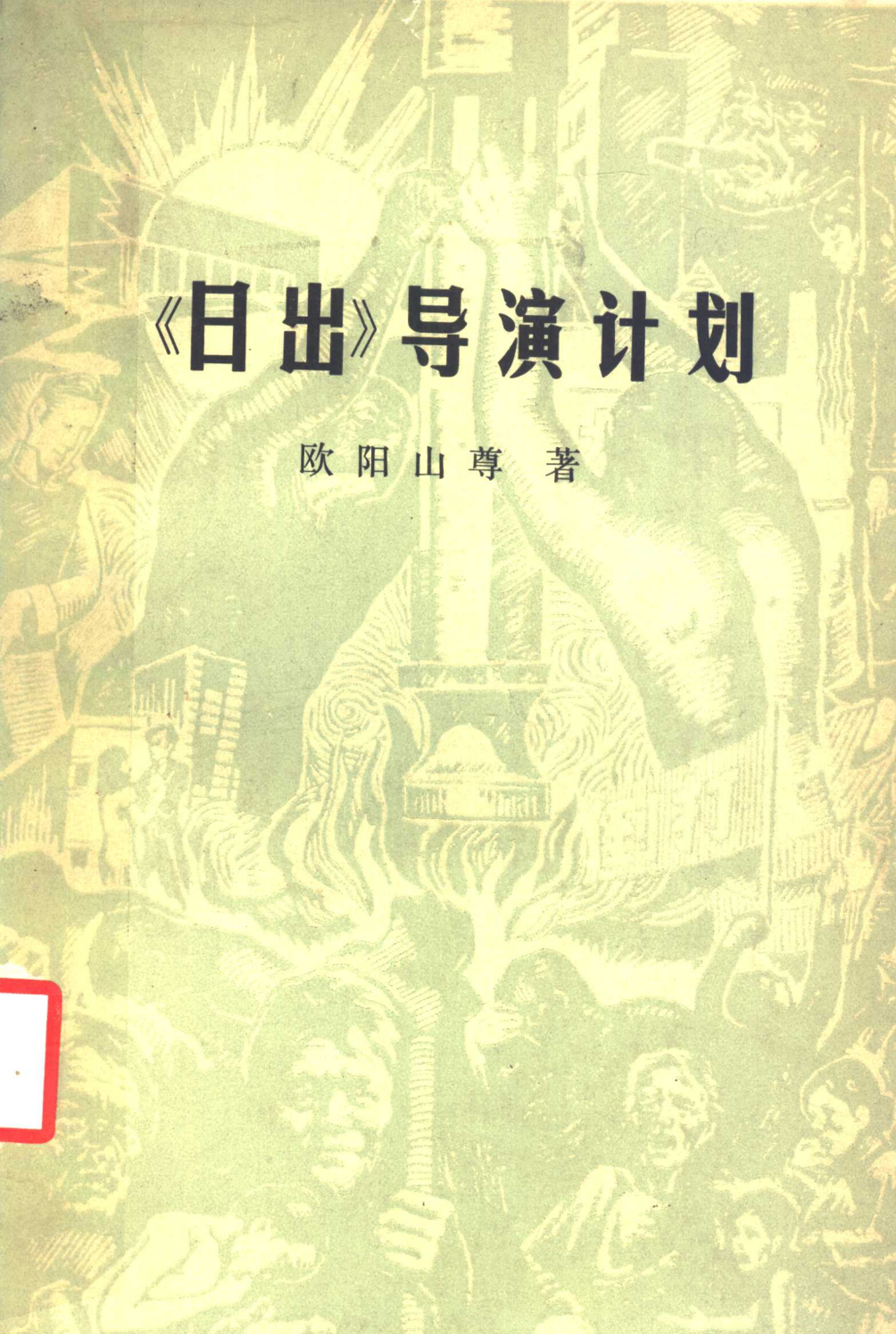




《日出》导演计划

欧阳山尊 著

《日出》导演计划

欧阳山尊著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我国著名话剧导演艺术家欧阳山尊五十年代中期为曹禺名作《日出》所写的导演计划。这一计划通过作者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及舞美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得以丰富和完善。作为《日出》的导演，欧阳山尊对该剧描写的社会生活及活动在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对《日出》进行了精辟的导演分析，并以导演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娴熟的导演技巧勾画了《日出》的舞台形象。本书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欧阳山尊导演《日出》的经验，而且阐明了导演艺术的一些理论问题，对于戏剧工作者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顾鸣竹

《日出》导演计划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321,000 开本350×1168 毫米1/32 印张13 插页7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书号：8069·317

定价：1.85元



作者像 (1953于北京人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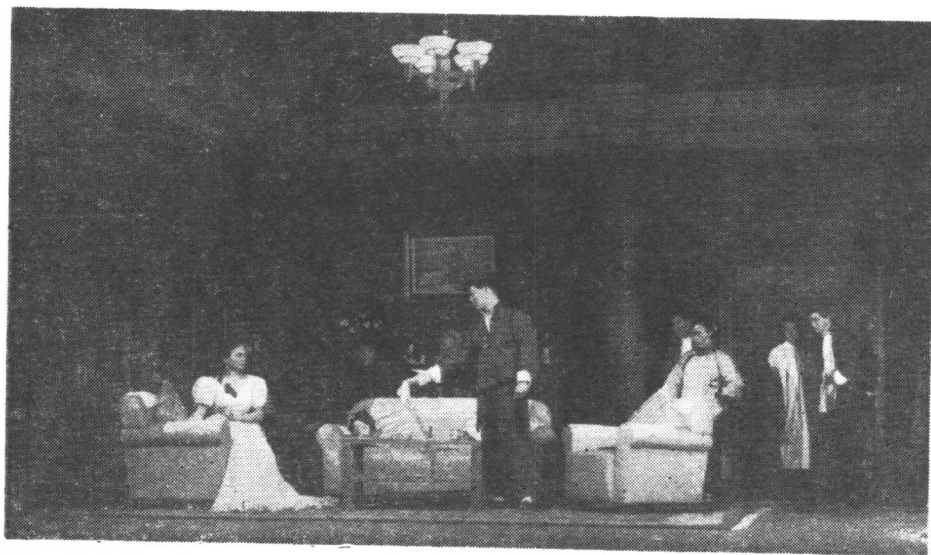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日出》剧组的部分演员合影。
摄于一九五六年。

第一幕 方达生：「只要你肯跟我走，
就可以还跟从前一样，快活，自由。」





第一幕 张乔治：“……是你喝醉了！是你！……”



第一幕 黑三：“……在您门口我们拣着她一块手绢。”



第一幕 潘月亭：“……不过‘我们要睡了’，这句话还有点意思。”



第二幕 王福升：“你敢怎么样？动一下，我打死你！”



第二幕 李石清：“你又输了？”



第三幕 方达生：“不是，不是她们……”

第三幕 翠喜：「妹……妹子，你……你，
你别哭。……我明天……一大清早，我……我就来
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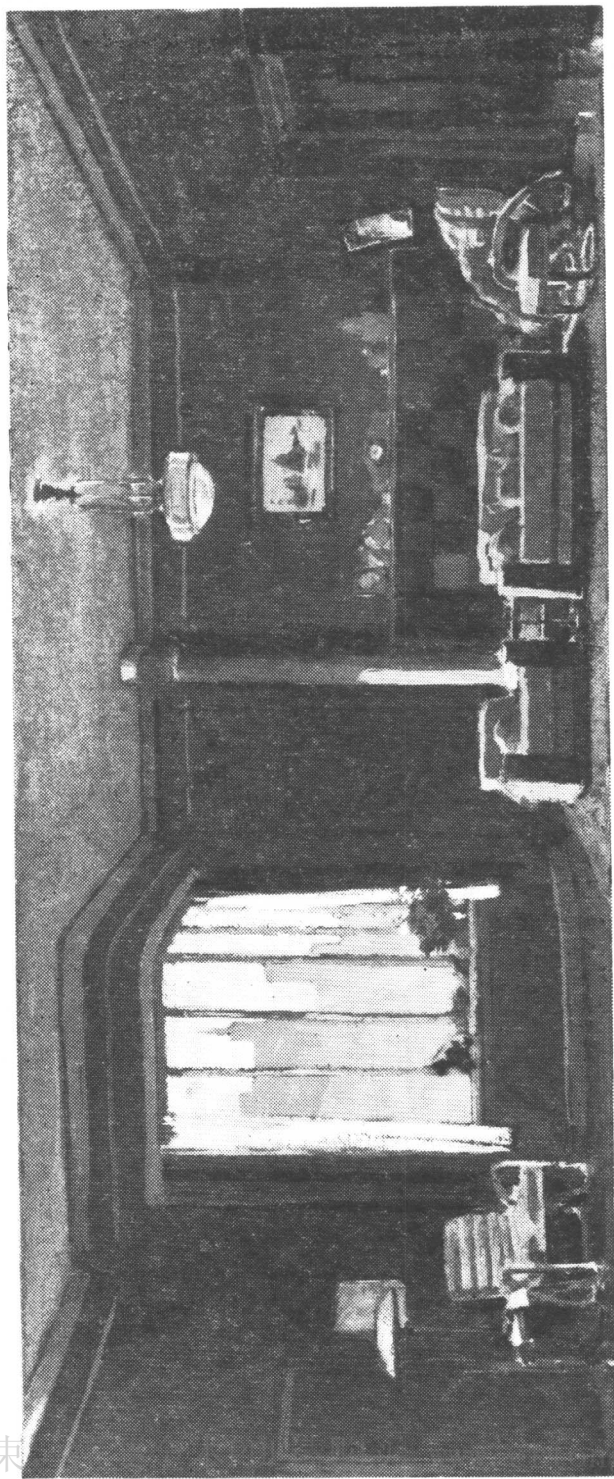


下图 第四幕 潘月亭：「信用我不是不讲，可是
要看对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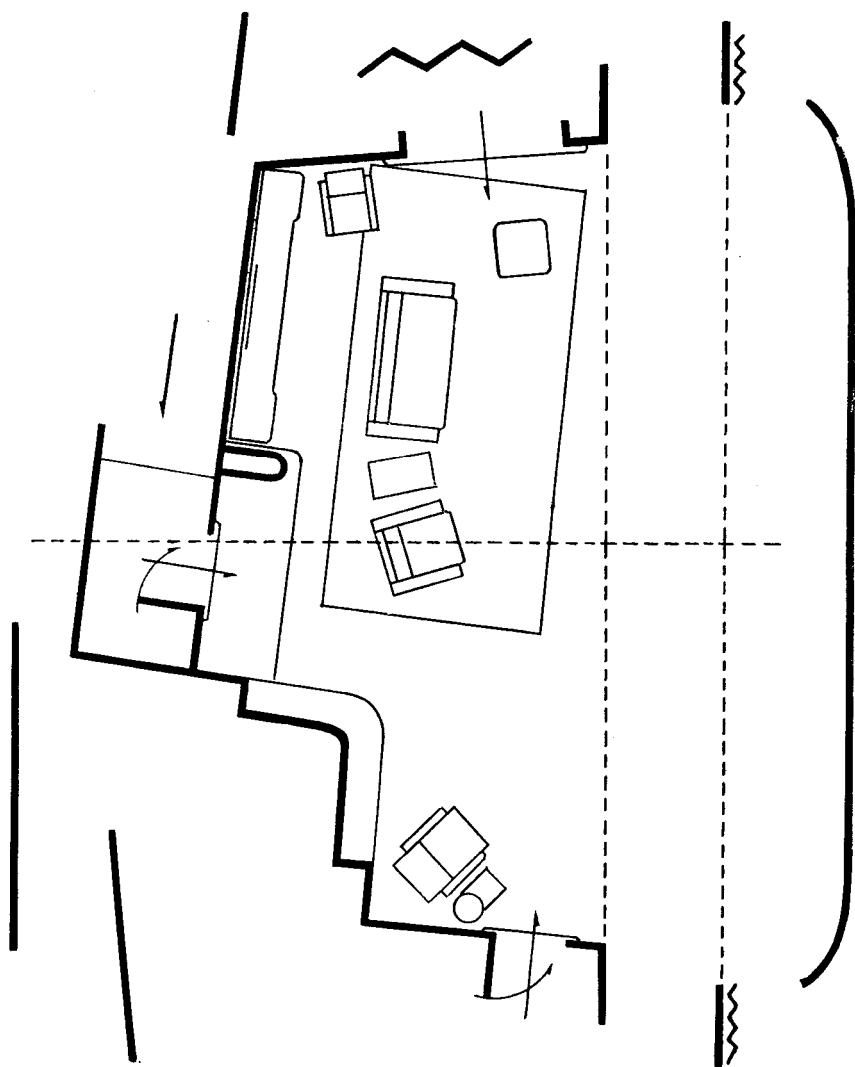


第四幕 胡四：“……紧接着，掀帘子，上花旦……”



舞台布景设计图(第一、二、四幕——××大旅馆的休息室)

舞台布景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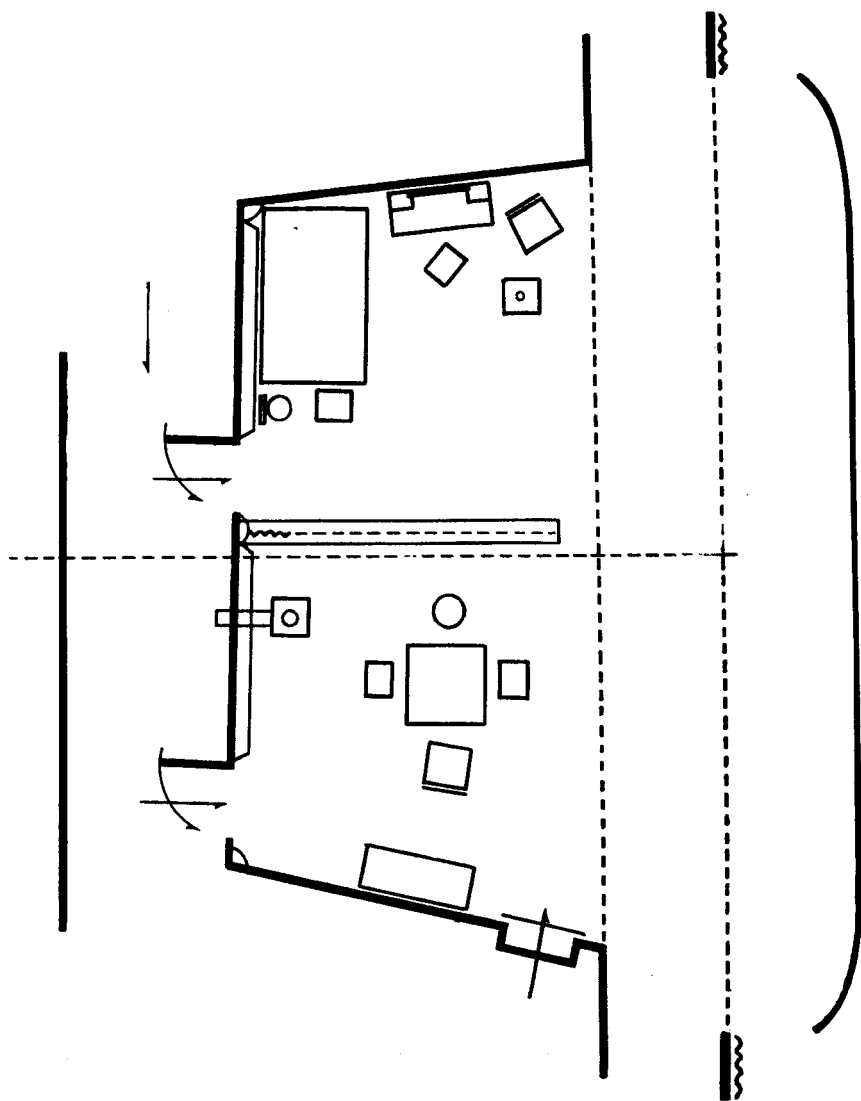




舞台布景设计图(第三幕——宝和下处的一间屋子)

舞台布景平面图

设计 韩希愈



前 言

这个《日出》的《导演计划》是一九五四年冬到一九五五年春所写的，距现在已经四分之一多世纪了。

《导演计划》的第一部分《剧本分析》完成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导演计划》的第二部分《导演构思》完成于翌年五月，剧本的《导演构思》修改本也在同时完成，这个修改本后来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一九五六年上演这个戏的演出本。

《导演构思》是《剧本分析》的继续和发展。《剧本分析》是《导演构思》的基础，而《导演构思》则丰富、补充并在一些地方修正了《剧本分析》。《剧本分析》写的是“关于什么”，《导演构思》则是回答“如何用艺术的手段，将《剧本分析》的内容，形象地在舞台上表达出来”的问题，它是一个导演在《剧本分析》的基础上，所看到的具体的“演出幻象”，也就是他所预见到这个剧本将来搬到舞台上的具体形象和剧场效果。

在写《导演构思》之前，我又将《日出》的剧本细读了一遍，感觉到其中有不少地方可以，也必须进行些改动和删节。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为《导演分析》所写的《后记》中是这样提到的：

“第一，剧本过于冗长，台词中重复的地方很多，删掉这些重复的地方可以缩短演出的时间，也便于突出重点。

“第二，有些场戏（如第三幕中最后一次“见客”和第四幕中王福升最后一次拿帐条找陈白露）是重复的，也可以删去。

“第三，有些台词可以用动作表现出来，而不需说出来，这样会更真实和更明确有力。这些台词可以作为演员内心独白的一部分。

“第四，有些骂人的话和粗野的话，从正面人物的口中说出来（如第三幕中翠喜的那些台词），容易损害这些令人同情的人物的形象，所以就将这类话删去。

“第五，有一些行动和人物的性格、身分以及规定情境不符合（如第三幕中翠喜骂要饭的，小东西向黑三跪下求饶；方达生用手帕掩鼻子和第四幕中李石清差陈白露叫潘月亭出来等等），应该加以修改或删除去（我将翠喜骂要饭的改为由胡四来骂，而让翠喜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三个铜元给了乞丐，将李石清差陈白露叫潘月亭改为李石清差王福升去请）。

“第六，有一些台词中的标点符号如果加以改变，潜台词就更具备积极性，人物性格也会更加突出（如将第二幕〔230〕方达生对张乔治所说的‘见过？’改为‘见过。’）。

“第七，剧作者在剧本中写了很多‘舞台指示’，其中有一些对于演员和导演是有帮助的，但很大部分则往往会妨碍演员和导演的创造，并且还容易将演员引向表演情绪的路上去，因此也适当地作了删节。

“第八，需要增加两场戏：一场是第一幕开始小东西偷偷地躲进陈白露的休息室的戏；另一场是王福升带着黑三劫走小东西的戏。

所有以上这些删改我都和作者商量过了，并且将删改后的剧本读给作者听过。应该非常感谢作者，因为他是那样慷慨地同意了我的删改，并给了我很多鼓励。”

在我重新细读剧本和进行删改的时候，构思也就开始了。我一面删改着剧本，一面打着《导演构思》的腹稿，最后把它写成文字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认为删改剧本应该是导演构思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在《剧本分析》中规定人物的贯串动作时，认为应该规定得非常具体，这样演员才容易捉摸和掌握。在写《导演构思》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么做是有缺点的，因为把人物的贯串动作规定得太具体、太狭窄，就会限制演员的想象。譬如原来规定方达生的贯串动作“感化陈白露和拯救小东西这样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人；要和金八他们拼一拼”应该改为“帮助那些被污辱和被损害的人来揭露与反抗剥削、压迫者”。陈白露的贯串动作也应该由原来规定的“玩世不恭，慢性自杀”改为“追求舒适、快乐和有刺激性的生活”。《剧本分析》里所规定的人物在每一场戏中的具体任务，在写《导演构思》的时候也有些改变，譬如《剧本分析》里原来规定李石清在第二幕第三场中的任务是“找潘月亭”，在《导演构思》里改成了“急着去当皮大衣”，这样就更准确、更积极和更尖锐。为了存真，我并没有把《剧本分析》中的这些方面一一改过来。

这个《导演计划》是没有经过排演场实践和舞台实践，坐在屋子里写出来的，没有可能考虑到演员的性格特征，也无法确定舞台条件（舞台设计的平面图是根据需要估计出来，由韩希愈同志绘制的）。只是在当时就已经想到，如果我来导演这个戏的话，那么在排演和演出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同演员和舞台工作者的共同创造，必然会使它更加丰富起来，而有一些舞台调度也必然会有所改变，这一点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一九五九年十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又作了一处重要的修改，那就是将陈白露自杀的直接原因从“还不清欠债”改为“不甘心被金八污辱”。这样也就使全剧高潮更为深刻，更具社会意义。我将第四幕结尾时陈